

那些说爱我们的人，会不会也不遗余力地欺骗我们

时间的谎言

[美] 玛丽·露易丝·凯利 —— 著 姚静 —— 译



The Bullet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香港著名小說家、電影編劇家、影視監製、傳媒人、文化評論家、專欄作家、影視監製、傳媒人、文化評論家、專欄作家

时间的谎言

THE BULLET

THE BULLET



The Bullet

THE BULLET

- T H E B U L L E T -

时 间 的 谎 言

〔美〕玛丽·露易丝·凯利 著

姚静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的谎言 / (美) 玛丽·露易丝·凯利著; 姚静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00-2774-9

I. ①时… II. ①玛…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3358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014

THE BULLET by Mary Louise Kelly

Copyright © 2015 by Mary Louise Kell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Levine Greenberg Rosta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时间的谎言

SHUIJIAN DE HUANGYAN

[美] 玛丽·露易丝·凯利 著 姚静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刘洁丽
特约编辑	刘洁丽 王良玉
封面设计	阿 鬼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图片提供	站酷海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7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774-9
定 价	4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亲
她总是相信我无所不能
也献给我的父亲
他一辈子辛勤工作
从而给了我机会
去证明我母亲是对的



我们从历史里反复学到的就是，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玩意儿，
非好非坏，既好又坏，坏中出好，好中出坏，败者为寇。

——罗伯特·佩恩·沃伦《国王的人马》

你以为你了解那些陪伴着你成长的人。整个人生，他们都伴随在你的左右，你熟悉他们的噪音，熟悉他们双手的线条，知道哪些事情会戳中他们的笑点。你洞悉他们的内心。

然而，事实却证明，你并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你既无法真正了解，也无法全部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还不只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更是那些关乎你的秘密，他们希望永远也不被你发觉。你可以和其他人共居一室，分享生活中所有愚蠢琐碎的细节，共用一块香皂或者一个糖罐，混穿鞋袜——但是你永远猜不透别人的心思。

你以为你了解一个人。

于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仓皇出逃，真正逃跑，肺部像着了火一般，两腿飞速交替，没有胆量停下来向后张望。其实，整个人生，我一直在逃跑，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罢了。

让我来告诉你逃跑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有关恐惧的故事。



- T H E B U L L E T -

01

第一部分

华盛顿



第一章

我叫卡洛琳·卡申，是跟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不太般配的女主人公。考虑到故事中将要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暴力，你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或许不是我这样的女主人公，而是《古墓丽影》里的劳拉·克劳馥那种类型的女人，年轻貌美，二头肌紧绷，大腿上绑着枪套。我说的没错吧？赶紧承认吧。

好吧，我长得也算漂亮：我留着一头深棕色的长发，有一双巧克力色水灵灵的眼睛，腰臀也凹凸有致。我也注意到男人盯着我看的样子，只是，我的大腿上可没有绑枪套。首先还要申明的是，我今年 37 岁，虽然不至于半老徐娘，但是到了这个年龄，对世事我也几近不惑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的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其实，我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研究已经作古的男性白人作家的作品。我是个搞学术的人，是乔治城大学语言与语言学学院的一名教授。我研究的是法国 19 世纪的作家：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等。学校很慷慨，每年都让我飞一趟巴黎，但是大多数时间，你都会在主校区的图书馆里看到我：眼镜滑到鼻尖上，头埋在古书里。每隔几个小时，我会起身穿过操场，或是去讲课，或是去数落一个推迟交作业的学生。然后，我又一头扎进那些古书里。在四层楼的一边，我办公室里一个阳光充沛的角落，我两腿盘坐在一把蓝色的沙发软椅上看书。大多数夜晚，你也可以在那儿找到我，我一边抿着茶，一

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批改作业。现在，你对我生活的节奏是否有所了解了呢？你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有多么单调乏味。

然而，恰恰就是这样，因为我墨守成规地生活，我预约了一次体检，一切由此改变。

我的手腕疼了有好几个月了，一开始只是偶尔有一点刺痛感，后来剧烈的疼痛会突然延伸到手指，再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手指开始不听使唤，两手乏力，连包都提不动了。医生的诊断是打字过多，伏案过久。准确地说（我喜欢把话说得准确），诊断是 **CTS**，腕管综合征。医生建议我睡觉时把腕部套上夹板，把电脑键盘抬高。这样，疼痛的症状虽然有所好转，但手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于是，一天上午，我来到了华盛顿放射医务所的候诊室。我预约了来做核磁共振，就像医生对我说的那样：“确认一下是不是风湿，彻底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是 201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的上午，一切就从那个上午开始了。

第二章

201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

华盛顿放射医务所的候诊室是个奇怪的地方。跟常规的医务诊所一样，这儿的书架上摆放着翻旧了的杂志、司空见惯的盒装纸巾和超大瓶带泵头的普瑞来净手消毒液。因为使用放射线，检查室的门都是厚实的钢板做的，醒目的指示牌上写着：“危险！闲人免进！强磁场！可能造成严重伤害！”为了确保你明白放射线的危害，指示牌上还画着一块巨大的磁铁，周围画着刺啦作响的闪电。坐在这里候诊，感觉有点像是被护送着进入一座核电站一样。

我随意翻阅了一本宣传手册。这家医务所可以做乳房 X 线检查、超声检查、活组织切片检查，还有听起来疹人的核医学。最后就是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我来这儿就是做这项检查的。

“卡申女士？”

我站了起来。

一名身着医护服的年轻女子领着我穿过钢板门走进了更衣室。她对我说道：“所有衣服都脱掉，把这件从前面系上。”她递给我一件折得整整齐齐的纸质长袍和一双短靴，随即离开了。

我开始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下来。我穿着羊绒衫和麂皮外套。以前有个男友曾对我说过，我天生就适合穿冬天的衣服，即使一丝不挂，走动起来也好像穿着天鹅

绒一样。他有一点说对了：一年到头，我都是穿着各种梅子色、棕褐色和酒红色的衣服，全是鲜艳的颜色，我从来不穿柔和的粉色。

那位技师又进来了，向我描述了检查的过程。我要平躺在一张狭窄的小床上，她把我推进扫描机巨大的圆管中，我要在那里停留 40 分钟，一动也不能动。身体不能出现丝毫扭动，尽量不要眨眼，连深呼吸都要尽量避免。为了防止我在狭小的封闭空间里感到恐惧，她还递给我一副耳塞和一个应急按钮。

那倒没有必要。来做核磁共振检查对我来说是极其幸福的一件事。工作日的上午难得偷来 40 分钟的空闲，在一个温暖封闭的空间里一动不动地躺着，有什么不好呢？机器大声有节奏地嗡嗡响着，我昏昏欲睡，差点儿就睡着了。

接下来，技师又带我回到了更衣室。她清了清嗓子，盯着我说：“那么，我们就把这些拍好的片子交给威尔·扎特曼。他是你的私人医生吧？”

我点了点头。她还在盯着我看，一脸好奇的样子。

“还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没有了。”她尴尬地笑着说，“我就是……我是说，那是怎么进入你身体里去的？”她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后面。

“什么东西？”

“你知道的，就是这儿。”她又把手抬了起来。

“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说：“那颗子弹。那颗子弹是怎么射到你脖子里去的？”

这难道不是非同寻常的事儿吗？就这样，就因为一个陌生人的几句话，你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觉得一切就是那样发生的，就在那个时刻，我的人生被切割成了两个章节，即“知道之前”和“知道之后”。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还牢牢停留在“知道之前”那一章节里。

我沿着 K 街往校园方向走去，在这个凉爽的秋季的早晨，散会儿步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回到图书馆要走半小时，但我并不着急，我的课要到午饭后才开始。跟那位核磁共振技师的对话并没有让我忧心忡忡，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儿搞笑。因为，显然，我的脖子里不可能有子弹。只有被枪击中过，脖子里才可能有子弹，而这样的事情显然从未发生过，这可不是能轻易遗忘的事情。那个技师一定没什么经验，

一定是把影像上的某处阴影错看成了一颗子弹，或者犯了其他类似的错误。哪天晚上聚餐时，我把这事儿拿出来讲，应该是个不错的故事。

我掏出手机给我的医生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喜欢威尔·扎特曼，他是医生中的极品：只要我打电话过去，他必定接听；听我描述症状时极其耐心；而且，大多数时间，他不要求我到 he 那里去，他打电话过来就把处方开好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从不生病，因此极少麻烦他。在我手腕不疼的时候，我好几个月都不找他。

此刻，他像往常一样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让我等他一下，不要挂断。几分钟后，他拿起电话，声音听上去若有所思。“我正在看你的核磁共振片，他们把片子发到我的邮箱里了。那里有……她没说错，那儿有个东西。”

“你是说有块阴影？”

“不是，我是说那儿有块金属的东西。”

“那不可能。”

“在靠近你的脊柱的地方，不容易看清。你脖子或肩膀动过手术吗？”

“什么？从来没有。”

“你知道，有东西掉了进去，手术器具、手术钳什么的。主刀医生根本没注意到就把切口缝了起来，偶尔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不管怎样，我并不担心，再照一次X光，我们应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还要照X光？”我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最好拍张X光片。我来给你预约。”

我谢过了他，挂了电话。我的手腕又疼了起来，我边走边用手指绕着圈按压手腕内侧的脉搏处。再抽时间去做一次检查很烦人，就为了一个小时的检查，往往一上午时间都泡汤了。当然，这学期我的课时量不大，应该能找到时间。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好奇。

那天晚上，我去父母家吃晚饭。

对一个37岁的成年女性来说，我去父母家吃饭的次数较为频繁。我和父母的关系很亲密，每天都通电话，有时候还不止一次。大多数早晨，我在厨房悠闲地煮着每天的第一杯茶时，会给母亲打个电话，对当天的热点新闻交换一下看法，或是

聊一聊头天晚上睡前翻看的书籍。

你们看，我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生活，是个老姑娘。这个词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却很准确。我单身一人，一直未婚，也从未遇到一个让我喜欢到想把自己嫁出去的人。我也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自己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我也不是一个腼腆害羞的人，恰恰相反。但我是个内向的人，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没有为人妻的义务，我便有时间结交一帮亲密的女性朋友。情人的话，我需要的时候就去找一个。我猜，这又是一个现在不常用的词汇，但这个词也十分准确。我还有时间去看望父母，他们就住在附近的克利夫兰公园，那是一个人行道宽阔、房子古老而体面的街区，住着记者、律师等华盛顿名嘴阶层的成员。我爸妈的房子用的是黄色的护墙板，门口有一个阴凉的门廊，在那儿可以看到国家大教堂的石塔。我和两个哥哥都在这座房子里长大，一个街区之隔，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学校，我们在那儿学会了读书与写字。两个哥哥现在都是40多岁的人了，爸妈也都70多岁了，但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一点也不反对家里继续添丁进口。我想，我爸妈喜欢看着哥哥的孩子们在屋子周围打闹，挥动着长曲棍球杆和棒球帽，砸在曾经备受两个哥哥折磨、伤痕累累的门框上。楼上浴室的梳妆台上还有一块烧焦的印痕，那是我十几岁时，忘了把开到高温档的卷发棒关上，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去朋友家过夜了。总之，父母的屋里还是家的感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跟我爸妈做伴。但我一周回家吃好几次晚饭的最重要原因是我妈的厨艺。我妈做起饭来全然不考虑食物的胆固醇含量和卡路里数，她照着已经停印的20世纪70年代的菜谱做出大锅的杂烩。今天晚上，她从烤箱里端出来的是一大块鸡肉派。长期的经验告诉我，这道菜一定用掉了一整袋速冻的胡萝卜豌豆混合蔬菜粒和大量的起酥油，一定美味无比。

我等大家都坐定了，葡萄酒都倒好了，才把我的故事拿出来讲：“你们一定不相信今天上午在医务所发生了什么，真是太奇怪了。”

“哦，不会又是因为手腕疼吧？”妈妈问道，“好点儿了吗？”

“没有。他们想找到病因，想知道为什么夹板不起作用。今天上午，我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

“你说的是哪只手腕？”爸爸打断了我的话。

“右手的手腕。”我抬起手，“但他们对整个上半身都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想

找到哪儿肿了，或者哪儿错位了什么的。我起身准备离开时，核磁技师追上我，非常兴奋。她问我，这简直太离谱了，她问我，‘子弹是怎么射进你脖子上的’？”我说到这儿打住了，等着看有什么戏剧效果，“我脖子里有一颗子弹。你们能想到吗？”

你只有十分熟悉我的父亲才会注意到他身体往后退缩了一下的动作。他的嘴角紧绷了一下，动作非常细微，稍纵即逝。我看了一眼我母亲，她低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盘子上的鸡肉派，用叉子把豌豆拨弄到一起。

他们什么话也没说，这可不是我期待的反应。

最终，我爸说道：“天哪，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当然说一定是她弄错了。机器扫描你时，应该保持纹丝不动，但我一定是哪儿抽动了一下，也许影像那儿就出现了模糊的重影或阴影。”

他点了点头：“也对，听上去好像你去探险了一样。”他转身对我妈说，“鸡肉很好吃。我再来一点。”

他俩就坐在那儿吃着。

“就这样？”我问道，“你们就是这种反应？我还以为你俩会笑翻天呢。”

我爸说：“你不是说了吗，很可能是那个技师看错了。”

我妈附和道：“亲爱的，我们只是有些担心，我不想看到你受病痛折磨。我一直盼望你的手腕能早日康复。”

我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这么盼望的。但现在我还得去医院拍X光片。我怕检查还没做完，我就得全身打上石膏了。”

我爸和我妈对视了一下。

“我开玩笑呢。我没事儿。”

我妈张开口，却欲言又止。晚饭继续进行，话题却转到了一部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老电影上，他们刚刚看完这部电影。但往大家酒杯里续酒时，我爸的手有些颤抖。他见我注意到了，就俯身装作拍拍狗。“岁数大了，”他说，一边做了个鬼脸一边坐了下来，“很快就要老得不能动了。”

我们从餐桌边一起站起来时，我爸妈又互相看了一眼。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就能培养出自己的语言，不需要说话就可以交流。虽然我无法解读出他们眼神的具体含义，但我感觉到他们有事刻意瞒着我。

第三章

201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X 光片一目了然。

跟两个哥哥不同，我从小就是个安静的孩子，从来没有摔断骨头或者连夜被送往急诊室的经历。我不滑雪、不骑山地车，也不骑马，总之，只要有可能，我尽量不参与有危险的活动。我在前面说过，我不是劳拉·克劳馥那种类型的。因此，除了看牙医时臼齿拍过模糊不清的片子，我还从未拍过 X 光片，从来没有瞥见过自己身体的内部构造。

我觉得 X 光片很神奇，明暗交错，深浅不一的黑白灰三色交织在一起。你可以看见我细长分叉的牙根，比我在牙医那儿看见的边缘更为清晰，这里设备的性能一定更为卓越。向下延伸的是我纤细的脖颈，椎骨一节一节整齐地堆砌成一条颈椎，皮肤和肌肉等软组织朦胧如迷雾。X 光片自有它的美妙。

X 光片清晰明了，毫不含糊。我还没看到昨天的核磁片，无法对这两种片子进行对比。但是，核磁共振技师的判断完全正确，不容置疑。

那颗子弹熠熠生辉，闪着明亮的白光，比牙齿里的金属填充物还要亮。物体的密度越大，在 X 光片上就显现得更加明亮。医生认为子弹的材料是铅，看起来大约半英寸长，一头逐渐变尖。尖头朝下，指向肩膀方向，平的那一头靠近我颅骨的底部。

我仔细地看片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一遍又一遍地眨巴着眼睛，把目光转向别处，再转到 X 光片上，子弹仍然在那里，幽幽地发着光。我的脑海中充斥着笛卡尔的哲学。我体内的法国学者说话了：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我怀疑那颗子弹是否存在，因此，它一定存在。不对，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头脑里一片混乱，无法正确思考了。勒内·笛卡尔进行哲学思辨时，大脑可从来没有受到一颗子弹的近距离威胁。

一颗子弹，我的老天。我坐在 M 街医务诊所楼二层的检查台上，扎特曼医生的诊所也在这座楼里。他找了一个放射科医师朋友，加塞为我在午饭时间预约到了医生。这位放射科医师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墙上观片灯照亮的 X 光片，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浮现出兴奋与恐惧交织的表情。

“你真不知道那儿有颗子弹？”

“是的。”

“你说你还做了核磁共振？你带着片子吗？”

“没有，”我皱了皱眉说，“片子在扎特曼医生那儿。我们可以找他要——”

“想想就后怕，别再做核磁共振了。”

“你说什么？”

“不要再去做核磁共振检查了，做核磁共振的机器是一块巨大的磁铁，‘磁’就是磁铁的意思，而你的脖子里有一小块金属。当然，铅没有磁性。”他歪着头，一边思考一边说道，“但是，要是子弹是一种合金……或者要是你体内有金属碎片……”

他又把 X 光片仔细查看了一遍，“不能做，不值得冒那个险。这颗子弹紧贴着你的脊椎，主要的血管都聚集在周围。要是发生移位就不妙了。”

我喉咙一紧，感觉难以吞咽，诊室四面的墙仿佛都向我压了过来。

“让我检查一下吧。”他把手放到我的脖子上，轻轻地上下摁压，“没有肿块，我也摸不到皮下的疤痕组织。伤口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

“也许在这儿？”他的手指向上移动了一点，摁压到了我头皮的底部。

“我说了，我也不知道。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那儿有一颗子弹。”

“那你也不知道子弹在你体内多长时间了？”